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庚戌召赫慶來京以吳謙誌爲廣東布政使石柱爲廣東

按察使

由甘肅調
岷道遷

○辛亥直隸總督那蘇圖卒遺疏聞得旨那蘇

圖久任封疆公忠敬慎茂著勞績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派散秩大臣一員馳往奠醑靈柩到京准

入城治喪並賞銀一千兩予祭葬諡恪勤○壬子以方觀承爲直

隸總督永貴署浙江巡撫○癸丑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

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以王師爲浙江布政使

李肖筠爲江蘇按察使

由陝西遷
商道遷

○丙辰賜暹羅國王森密拍照

廣敕馬嘯陸坤司尤提雅普埃

御書扁額○庚申上奉皇

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丁卯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八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等議奏 兩郊壇宇工程

一摺夾單內開成正門字樣想係成貞門伊等欲避 世宗憲皇

帝廟諱是以如此開寫不知此最爲無識在清文音同者皆屬一

字亦不當如此避諱若漢字同者各有字義尤不應諱此字亦並

非同音必拘嫌名而故爲更改是轉將應諱之字顯出矣朕前降

旨申飭甚明况在 天壇卽當諱亦不應諱著大學士等照舊改

正○轉拉布敦爲工部左侍郎以眾佛保爲工部右侍郎

由副都統遷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大受所奏趙北口行圍經由道路一

摺通計水陸程途若自天津登舟由西沽大清河至趙北口取道

旣遠卽由陸路亦復紆回不若徑由海子直達霸州較爲便捷當

俟回京後另派嚮導前往至辦理淀河蓄水事宜一摺內稱東西兩淀可取作圍場者有二十一處等語水圍雖在淀泊而水利爲民田灌漑取資非基外圍場可比既有二十一處已儘足肄舟師但今所定行圍處所是否卽係 皇祖行圍之地較 聖祖時增減幾處俱著查明具奏其所蓄淀水於附近民田畝澮有無妨礙古人有讓地瀦水以備蓄洩者若專顧兩淀遂將諸路之水槩行堵截則他處不無涸竭之虞殊有未便又稱沿淀淤淺之地民間侵占爲田漸成村落一節小民貪得膏腴罔知大計侵占愈多淀泊愈狹將使水無所容盛漲必致漫溢需水之時又不足以資灌漑亦非長策此等俱宜留意但觀所奏情形則小民田廬樂業已久行圍當非所願而上年經由該處見居民舟子異口同聲皆有歡欣望幸之情其故云何陳大受親往履勘自能備悉著一併據

實詳晰奏聞不可專爲巡幸行圍或至於有妨耕作著傳諭知之
朕旣不往天津著陳大受卽密行傳諭麗柱令其不必豫備尋奏
查西淀中可行圍之二十一淀卽係 聖祖仁皇帝行圍之處並
無增減至於淀中雖有民間升科地畝種植蘆葦麥禾然皆在水
淺淤墊之區及四圍邊際見在所指圍場處所乃地勢窪下而潞
水較深者原係空曠水面與民居畝迥毫無關涉不但無妨耕作
並未損及民間一蘆一葦且鑾輅時巡舟車輻輳小民備趁貿易
更可獲利資生體察輿情實深望幸况淀河日漸淤墊舉行水圍
地方官自必留心疏濬不但可肄舟師實於水利田疇兼有神益
得旨諸凡甚妥知道了○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議覆黃
廷桂會勘臨黃臨運二壩一摺朕已降旨依議黃廷桂應照駁查
事例悉心查明據實覆奏至此事朕按圖詳察始末情形總由從

前高斌辦理錯誤姑無論前明卽自本朝建築竹絡壩以來淮徐糧道通行已久自添築二壩而竹絡壩轉成無用究之竹絡一壩實已足資宣洩無庸添設幸而六年以後連年截漕兩幫未經出運是以其弊未顯遷延至今設使六七兩年卽行重運亦斷不能如高斌所奏隨機啓閉從壩口入運矣至此時始云今非昔比其不能掩飾已可槩見前此河溜通行可引以濟運可藉以刷沙所以數十年無礙今忽添此二壩阻滯過甚河底日積河身日高黃水之高於清水五尺有餘其明驗也不特高斌之說不可行卽黃廷桂由竹絡壩入蘇家閘之議亦不可行其意在使河身紆曲而不知黃流不利於紆曲紆曲則益加淤滯其失亦略相等但高斌已誤於前此時卽追咎其既往亦無補於將來自應籌善後之策以爲補偏救弊之法著傳諭黃廷桂悉心籌度或遇截漕之時將

准徐二幫船隻多爲截留或仍令其由楊家莊入運此二幫本由
黃河順流而下所增程途無幾酌量稍加工費似無不可務期熟
籌妥協無稍存調停遷就之見方爲永遠可行軍機處所奏說帖
著一併封交黃廷桂令其遵旨查明妥議另行具摺奏聞尋奏二
壩之設誠屬無益有害所有淮徐兩幫漕船自應遵旨嗣後如遇
截留卽多爲停截如起運之年卽由楊家莊轉口入運計多程站
八日每船酌給工費銀四兩在糧道餘平銀內支給再中河運道
本乏來源春閒駱馬湖乾惟藉東省上流閘河之水濟運備上流
水小則引黃水接濟雖連年運河水足無需挹注但竹絡壩支河
旣已斷流設偶值上游雨少清水微細作何濟運以及黃河或遇
異漲將竹絡壩作何堵防之處統聽河臣臨時相機辦理得旨著
高斌明白回奏○辛卯山西學政德保奏士子最重經學而本經

尤重請於歲科正考之日除有能誦習 御纂諸經者另期發問
外仍摘本經一段開明起止默寫卷末如錯搭多者生員不准前
列童生不准入泮從之○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準泰
奏稱東省常平見在應停採買勿致有妨民食又一摺奏稱今歲
豐收請舉行義倉勸令捐積以爲儲備等語所奏甚不妥協前因
常平積貯爲數過多恐民間採買米少價貴是以令照當年舊額
若恐穀賤傷農則甯用價收買爲常平積貯之計否則聽其自爲
流通小民亦受賤價之益若僅舉行義倉則穀旣歸公民閒轉覺
短少與積之常平何異况義倉之舉在朱子當年但就浙東一處
行於一時遂稱善政其後亦不能繼蓋不得其人則行之鮮效與
其舉行義倉不若仍行常平旣請常平採買恐致價昂豈可又行
義倉此奏殊非調劑之道著傳諭準泰知之

九月丙午朔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己酉軍機大臣

等議覆署直隸總督陳大受議奏請酌復八溝地方稅額得旨依

議八溝東街斗秤之稅從前經地方官徵收後仍令蒙古自行料

理嗣將西街稅務停止其東街各稅亦經停止今因牙僧擾累商

民該署督奏請復行抽收西街商稅其東街稅務軍機大臣等議

歸地方官抽收於試收二年之後所有斗秤一項給予蒙古所議

固屬妥協然於朕惠養蒙古之心猶有未愜著將東西街稅一例

俱令地方官抽收亦不必待二年以後即將東街所收各項稅銀

無論斗秤按其多寡每歲全行賞給扎薩克等以資伊等養贍所

屬伊等既得餘息自必均霑惠澤以副朕優賚外藩之意○乙卯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丁巳軍機大臣奏查各部

院辦理事件限期太迫則有草率之弊限期過多亦啓玩愒之端

今折中定議嗣後各部院衙門事件正限十日者減餘限五日共限十五日正限二十日者正限餘限各減五日共限三十日正限三十日者減正限十日再減餘限五日共四十五日如此則既不至太迫亦不至過多自可按期辦理儻再有逾限不結之案卽按例查參議處再查外省限期自四月至十箇月半年一年不等亦未免過多應一併酌減但外省案件定限多有不同難以懸定應請飭交各督撫詳悉覈定不得稍存己見豫留餘地務據實酌減具奏到日再爲詳議請旨得旨此所議各部院議覆限期因向來定有正限又有餘限是以照例酌減朕思正限餘限名雖不同其實則在餘限內完結者與未出正限之案一例免議而各部院辦理案件又少肯在正限內趕辦完結則又何必多設名目列爲章程非所謂政尙簡要也嗣後各部事件在本部題結者吏禮兵工

等部及各衙門俱定限二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三十日行查會彙
係吏禮兵工及各衙門主彙者定限四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五十
日內所會各衙門各定限五日戶刑二部各定限十日逾限卽行
參處如此限期旣歸畫一不致怠玩逾時亦不致草率了事各部
院大臣其務靖共率屬體時亮天工之意以副咸熙庶績之治其
外省限期依議交各督撫就所屬情形詳悉定擬具奏○庚申諭
朝審情實人犯例由刑科三覆奏其後各省秋審亦皆三覆奏自
爲慎重民命卽古三刺三宥遺制謂臨刑之際必致其詳審不可
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爲節也朕每當句到之年置招冊於旁反
復省覽常至五六徧必令毫無疑義至臨句時猶必與大學士等
斟酌再四然後予句豈啻三覆已哉若夫三覆奏本章科臣恩遽
具題不無亥豕且限於時日豈能逐本全覽朕思爲政惟當務實

而師古不在徇名三覆奏之例行之雖久實不過具文若不詳問
招冊卽照例十覆亦不過照例票旨此廷臣所共知者徒事繁文
何益於政嗣後刑科覆奏各省皆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亦足寓
存羊之意實敦行簡之風○乙丑實授郛容安河南巡撫○丙寅
諭四川總督策楞等奏稱據秦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具稟班滾
前於莎羅奔投誠荷皇上赦宥之後卽遣人來寺求其代爲乞恩
今班滾又來懇求並將伊子羅藏丁得到寺出家悔罪頗爲真切
因遣弁員前往秦甯班滾率領弟兄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誓死
明心因未經出痘不敢身入內地具有夷稟實屬悔罪輸誠等語
班滾未死早有明驗今旣親身率眾歸誠從前屢復等之欺罔捏
飾更無可置辨此何事也而朕豈可賞罰不明乎且班滾今日之
歸誠實由見莎羅奔之向化爲所感動則知前此金川之蠢動實

由見班滾之肆逆相率效尤前事不減更貽後害身其事者罪不容誅慶復見在朝審已入情實本欲於句到之日明正典刑但念伊勲戚世舊 皇考時卽已簡用爲大臣且與訥親張廣泗之負恩債事老師辱國者尙稍有閒不忍令赴市曹著御前侍衛德保會同來保阿克敦將策楞原摺令慶復閱看後宣示朕旨加恩賜令自盡○庚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諭四川總督策楞署提督哈攀龍奏稱五月內據泰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稟稱班滾於莎羅奔投誠荷蒙赦宥後卽連次來寺求其代爲乞恩又將伊子羅藏丁得送到寺出家爲質悔罪頗爲真切因遣千總楊秀溫欽二員查察情形班滾遂率領弟兄親戚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羅拜極言從前誤觸國威後此不敢稍爲犯法捨身矢願誓死明心凡番蠻所最忌諱之詛呪傾口而出所具夷稟乞憐之狀溢於

言表止因未經出痘求免其來省等語班滾無知犯順於大兵攻討之時潛逃遠竄其罪本無可寬但蠻夷小醜無足較量且莎羅奔郎卡一經歸順伊卽聞風自至乞命輸誠尙與冥頑不靈者有間金川旣予維新則班滾亦在包蒙之列著從寬免其治罪伊旣未出痘亦不必令其親身赴省該督等遴委監司營協大員前往泰甯寺明白宣諭令其洗心改悔撫輯番眾永矢恭順以副格外隆恩至喇嘛達爾罕堪布辦理此事實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該督等量加獎賞○壬申諭朕因各省侵貪案件向來雖擬以重辟至秋審時相蒙槩入緩決以致人心無所儆畏參案漸多特於乾隆十二年頒發諭旨彰明曉諭令限滿卽入情實冊內候句朕之本意不特爲止侵盜竇乃以懲貪婪夫謂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者乃重爲聚斂者戒非爲爲盜臣者寬盜臣與聚斂厥罪惟均

不獨聚斂之臣不可有卽盜臣亦豈當有哉且此特泛論治道而已至於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則侵虧者可計賊論罪而聚斂之臣則古今法律汗牛充棟雖以聖人而爲士師亦不能明立科條謂何等聚斂作何等治罪五刑之屬三千無可置辟此不易之至理也則知侵虧者必應抵罪明矣且庫帑皆小民脂膏以供軍國經費人君尙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職而視庫帑爲己資以至於盜而有之其心實不可問至其忘生贖貨犯重辟而不顧有如雲南省之戴朝冠直取庫銀付原籍置產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瘼死了事劉樵侵蝕多至累萬而伊子且攜貲捐納此等之人尙使其肥身家而長子孫將明罰敕法之謂何國家又何庸虛設此罪名以啓怠玩爲也論者又謂律載貪罪重於侵必有深意是大不然夫侵盜帑項與勒索所部財物雖並列刑章而庫帑之關

繫重大人無不知乃身爲職官敢侵帑而慢無顧忌則虐取所屬
恣飽貪壑自必無所不爲特未經發覺督撫亦樂爲徇隱其帑項
無著則不得不揭參耳朕前謂天下庸有貪而不侵者必無侵而
不貪者卽如戴朝冠劉樵之流其果無勒索所部之事耶今抵罪
矣又孰能原其情而謂不宜殺哉向來按限勒追分年減等亦辦
理之不得不然自朕觀之但犯侵虧卽應按律治罪其虧空帑項
除該員家屬完繳外著落該上司分賠則上司畏累己而不敢徇
隱劣員知失命而遑爲其子孫謀將見天下無侵員並且無貪員
矣若徒展轉勒限似反以催追帑項爲重而以明示國法爲輕但
前年朕甫降旨而侵貪者卽少是人尙知畏懼故權不改勒限之
例若後來侵貪者復多必照此旨辦理果使截然而不敢犯人雖
至愚必不肯以鳩漿止渴毒脂療饑卽如去年以來以侵貪掛彈

章者寥寥無幾已有明驗今將情實侵貪人犯勾決嗣後二年限滿之犯該督撫必當查明情罪按例定擬則後此更無敢犯正辟以止辟之義若因循姑息使水懦易玩婦寺之仁朕不爲也其駱玉圖臧根嵩吳秉禮榮大成等案率已將屆限滿明後年不勾到人所能推而知者使其瘐死獄中則侵貪者尙不知儆但有謂臧根嵩三犯適值巡幸盛京之後或者那塾辦差以致虧帑夫巡幸經由道路皆有一定之費報部覈銷或者無能辦理不善被人所欺則有之然亦不至侵虧如此之多蓋始以無能而在費繼以枉費而染指則此三犯之心尙可問乎而其罪尙可恕乎若果必應多費以致身陷重辟則直隸朕所時常巡幸之地也其省應無全官矣此皆後言者之委曲狡情朕已洞鑒無疑但此三犯人既有此論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其原案查明具奏入己有憑著卽補

入情實候句夫威權生殺之柄惟上執之但不可任情以行私耳若準天理而示王章朕方勉之而豈爲浮議所動搖者哉然諸臣尙有一二未盡喻朕意者用是嘵嘵頗以爲愧○禁蒙古私典遊牧地○癸酉諭秋審句到本章令十五道御史分省承辦朝審令河南道專辦監視行刑著刑科給事中及刑部侍郎一員著爲令○甲戌諭廣東南海縣民劉德滿繼妻關氏搭死前妻之子劉應周致令伊夫絕嗣一案朕因其情罪可惡於法司覈擬時特爲存記今經秋審擬入緩決據刑部查稱乾隆十一年直隸省張心堯繼妻張氏藥死前妻之子依律擬絞監候每年於秋審時查明張心堯續娶有子將應否減等請旨定奪如終絕嗣將張氏正法關氏案照此辦理等語朕思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無屬毛離裏之愛果其撫如己出則子自當事若所生然念戾殘

刻非理陵虐者比比而是皆由法雖設而不行人心無所敬畏故也夫謂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豈非扶持名教之言而從古之爲閔損王祥者能有幾人顧可以是責之庸眾之流乎律載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律文之以加等科罪正以其與親生者有閒當其戕害軀命則母子之恩已絕况致令絕嗣則得罪於其夫得罪於其夫之先代原其初雖曰母子也夫婦也至於故殺而母子夫婦天倫盡廢執國法以繩之固殺人之兇犯耳揆之天理人情毫無可恕朕意子果不孝經官驗明有據則雖繼母亦不必治以加等及擬絞之罪如其無罪致死則但當治以國法而不當復追論其名分其絕嗣擬絞亦但當論其見在之有無子息而不必計其後此之續娶另生凡情罪可惡者以情實定擬與謀故人犯一併正法如此則慘毒

之行有所畏憚而不敢肆庶足以正刑章而厚倫理著大學士九卿定擬具奏尋議繼妻殺子致令絕嗣於夫婦母子之倫業已滅絕卽其夫復娶生子於義絕之婦毫無關涉請嗣後凡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果平素撫養實同親生其子不孝經官驗明者卽照父母毆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毋庸因繼母而治以加等擬絞如其無罪非理毆故殺之除其夫見在別有子嗣者仍照律加等治罪外若審明別無子嗣應擬以絞候於秋審時入情實得旨律文毆故殺子孫條內嫡繼慈養母各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夫嫡母名分甚尊無論非慈養比卽所生母亦莫敢並然至殺其子孫則加等科罪蓋以婦人遇非所生多懷嫉妬國家制律大爲之防其本天理而察人情具有深意嫡母且然况繼母乎此所議本屬申明律法未當加重但倫理攸關愈周詳愈見慎重著大學

士九卿會同科道再行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律文嫡繼慈養母毆
故殺子孫比生母均加等治罪若致令絕嗣俱擬絞監候正以其
恩義已絕法無可寬若展轉援引舊案計及其夫將來或可另生
以爲開脫實無以儆兇惡而明國憲夫子果不孝原可告官治罪
若任意擅殺以致絕嗣嫡母且不得同於生母僅問以杖徒之罪
繼母豈得重於嫡母反寬其擬絞之條除毆故殺未致絕嗣者仍
止照律加等問擬外如已致令絕嗣律以絞候立法極平旣審明
見在別無子嗣自不必復計及後此之續娶生育旣秋審時情罪
可惡卽入情實冊內請旨正法載入例冊遵行從之○乙亥諭大
學士刑部遵旨查奉天所屬虧空三案內稱吳秉禮並未辦差安
得有那墊情節侵蝕屬實此語朕自信之著依擬入情實候句其
臧根嵩榮大成所辦除報銷外實在侵蝕臧根嵩數至一萬五千

九百餘兩榮大成八千二百兩俱在一千兩以上今二限已屆並無完交法無可貸均應改爲情實等語雖據大學士刑部所查已將原案及工部報銷等案詳悉查明毫無疑義但朕昨降諭旨今卽如此查奏朕轉未肯信爲定論矣又焉知後言者不有以爲迎合朕意是以如此查奏乎不若專差大臣覆勘始爲明白昭著著尙書王安國侍郎錢陳羣御史索祿金相前往會同奉天將軍府尹盛京刑部侍郎再行詳悉查審府尹原係承審將軍則係新任與此二案毫無干涉自可秉公查辦如稍有情節卽著據實奏聞請旨定奪是所謂罪疑惟輕也若實無可貸卽一面奏聞一面於彼處監視正法使眾人共知儆惕亦所謂辟以止辟也朕綜理萬幾一秉大公至正何惡於滅根嵩榮大成而必欲置之典刑但國法所在朕不敢縱耳人君固當臨下以寬而斷不可寬於貪冒侵

漁之輩若專以姑息爲寬則五刑不當設而四凶不當放何以成唐虞之治耶或謂伊等迫於貧窘無可如何此大不然夫謂饑寒所迫在常人爲盜尙無可原況有俸有養廉何至窘迫難堪而如取如攜至於盈千累萬誠何爲者諸大臣孰無家人試令典守倉庫而恣爲侵盜乃原其窘迫而付之不問其何以爲訓乎抑此特奴隸耳若令若牧固儼然服官而受祿者也以服官受祿之人而爲賊盜之行其罪更浮於奴隸矣或又謂伊等皆曾查明任所原籍財產家無餘貲所侵帑項歸於何處此又不然八旗人員聚處京師參領佐領稽查嚴密尙閒有隱匿遺漏後來漸次發覺者至外省則散處各籍凡查產之案上司委之地方官地方官之無能者既糊塗而不能覺察或因同爲外任彼此瞻顧其有同年師生親故則公然徇隱不過取一結具一文卽爲了事孰肯實力查辦

卽如上居擬以情實之陝省李銘盤等案非曾報家產盡絕者乎
非經該地方官出結保題者乎乃朕加恩再予限一年伊等知一
年之後無可倖免始上緊完繳吳浩以全完交減等發落矣此外
省查產不實之明驗尙何所置辨耶今若仍予年限似專以帑項
爲重不足明中國憲是以前旨有一滿限期卽入情實之諭使無
可觀望自必悚然而不敢干將見後此無侵貪之案可期十餘年
中收不犯有司之效如其甘陷重辟忘身殖貨以爲子孫而子孫
究不能享此等下愚尙何情之可原何命之足惜耶朕於刑賞政
治全無成見惟求一理之至當今所辦侵貪各案諸臣中有見以
爲不當如此辦理者不妨於朕前明白陳奏而不可退有後言不
但爲有識者所恥卽無知者聞之或誇其不肯附和然轉思之必
謂伊非無階入告者何不面折廷爭而私談竊議亦且爲其所笑

試自思在朕前則姘姘唯諾所謂可者可之否者否之初無獻納及出而語人則又市恩邀譽此爲何等行徑身爲國家大臣當出此耶朕自問並非不能明燭事理之主况臨御十有四年事無大小無不躬親所以諸臣情僞因閱歷久而更悉其有纖毫能逃朕洞鑒者耶果其獻可替否乃所謂同心一德實朕所深嘉如其面從腹誹則邪曲居心自爲朕所深鄙諸臣其戒之勉之○命揀選翰林院編修檢討堪勝道府人員

冬十月戊寅諭外省秋審情實人犯定例槩行處決惟朝審始面奉句到其停決亦但停朝審至雍正初年 皇考特頒諭旨外省情實亦著句到以昭慎重不知者見分日句到似乎從嚴而豈知斟酌精詳因有免句之犯實則從寬然朕御極時外省情實人犯中雍正年間所留未句而牢固監禁者亦不過數案而已今年各

省情實招冊朕詳悉披覽其中有屢次未勾仍入情實者如廣東省卽有林順天等九案蓋緣朕臨御之初多方爲之原宥以致漏網其實此等兇犯論法律毫無可恕揆情理毫無可寬若令久繫囹圄無以彰明國憲或且別生事端人見其應死不死眾心無所儆惕而該犯亦自恃不死益無忌憚且雖不勾決而按其情罪至下年秋審又不可不入情實行恐積久生玩將此等情實舊事轉成具文亦非明罰敕法之道是以朕今年詳加裁奪情實人犯內情罪當勾者卽予勾以正其罪所未勾者下次秋審著卽入緩決蓋執兩用中必隨時消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而不忍甯失之寬今閱歷旣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舍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非有意從寬亦非有意從嚴且非前次從寬而今又改爲從嚴也此中斟酌苦心眾人安能盡喻是以

詳悉諭令知之○諭廣東省斬犯曾士標因鴨走入總麻服叔曾
會昌田內被會會昌次子曾朝芳打死因與會會昌爭論曾士標
以木挑連次抵格致傷會會昌身死曾士標依卑幼毆總麻尊屬
死律斬候而會會昌之子曾朝宗於結案後在山砍柴適遇會士
標之子曾亞二觸起前恨用刀連砍曾亞二殞命曾士標截死服
叔曾朝宗起意故殺見在俱擬入情實朕詳閱招冊曾士標服制
攸關法無可貸而曾朝宗則因報復父仇情似可原然使伊父會
會昌死於非命而曾士標竟得漏網免無可伸則復仇尙爲有說
今兇犯已令擬抵國法旣彰則私恨可洩即使遇不共戴天之會
士標亦止應聽其服法就刑不得擅肆殺害何況其子並非下手
又未加功是無罪之人也殺無罪之人則但當治其故殺之罪而
不當原其復仇之心果使有心復仇亦但當於會士標未擬罪之

先而不當於既擬結之後若因此遽從寬典則曾士標父子二命抵曾會昌一命於法不得其平且啓仇殺之端後此展轉相尋何所底止殊非辟以止辟之道曾朝宗亦無可貸但曾朝宗情因痛父曾士標子死非辜各有情節著俱改絞罪處決○諭朕因刑科三覆之例各省奏牘繁多迫於時日轉致不能詳覽徒事具文已命減去二覆以從務實今思句決之時朕詳閱招冊反復斟酌辨論大學士在朕前一面秉筆代句一面聽受諭旨雖殿廷咫尺自不至有舛誤但多經一遍親覽於句決更爲慎重嗣此著於句到後將原本進呈覆閱再行批發所謂去無益而就有益著爲例○己卯諭本年朝審緩決本內有斬犯董朝佐趙世綸朱發李廷棟胡璘劉鍾遲維璧石鼎金承詔等四案內遲維璧石鼎金承詔一案係乾隆十年句到降旨改爲緩決之犯其餘三案辦理俱屬錯

誤從來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上未有職任法司而得高下其手以意爲輕重者向來問刑衙門於大員重辟如去歲訥親張廣泗等案恐涉趨附之嫌不敢不按法定擬甚至有意從重已屬非理至其他官犯則因同居仕籍存心袒護彼此相蒙竟成錮習此風雖不自今日始而綱紀所關不可不肅朕思凡屬官犯問擬罪名卽應候朕裁奪不當於朝審時朦朧槩入緩決明係因緩決案犯繁多且情罪稍輕易於忽略可以涵過不思人臣服官居職皆有一命之榮卽應秉公奉法及其干犯刑章業與尋常人犯較重可

以其爲犯官而反曲爲寬宥乎卽如董朝佐侵那茶規銀兩茶規雖非正項而旣經查充公用養廉卽係官帑有如外省藩司將養廉公項恣意侵用得謂其非正項錢糧而宥之乎趙世綸侵欠銀一萬一千餘兩雖經完繳三千有餘其在限內限外亦未查明若

果已逾二限卽當照例入於情實如以爲舊定之案入於緩決則舊案何幸而新案何辜年來侵貪漸多致煩朕有此一番辦理者皆此等相蒙惡習有以啓之也至朱發李廷棟身爲司牧奸民開閭擒捕無方比照武職攻破城池之例治罪夫奸徒小姦本屬子民何至倉皇失措以朝廷所付民社之寄棄而不守乃謂本非武職比照治罪緩其處決豈城池倉庫專責之武臣而地方文職可置不問乎審爾則張巡許遠但委之雷萬春南霽雲之流足矣何事誓死堅守乎胡璘以都司奉委協擊人犯卽係承上司調遣其不速擒捕卽係逗遛觀望乃謂與臨陣退縮不同奸民閭閻卽望風不進乃謂非逗遛觀望然乎否乎劉鍾雖外委未弁畏縮遠避以致債事何情可原夫萬泉安邑刁民豈得與巡遠之事比然而治國者防微杜漸豈可以事小而忽之刑章重大如此辦理殊失

明刑止辟之道著另行改正刑部堂官姑念積習相蒙此次免其
議處其各省秋審官犯入於緩決者通行查具清單奏聞嗣旨嗣
後尋常命盜案件督撫刑部九卿照例審定其職官治罪除雜犯
外凡實犯罪名秋朝審時或應緩決或應情實著另爲一冊進呈
則朕得以詳閱不致因煩漏過部臣亦不能施高下其手之技而
官犯與常犯有別亦所以示廉恥等級之意斯乃朕特恩也朕臨
御萬幾乾綱獨攬寬嚴之用務在得中生殺之柄斷不下移法司
九卿不得稍有假借以啓威福之漸期以肅官常而慎刑憲傳諭
中外知之○庚辰諭江南督撫等以該省紳耆士庶望幸心殷合
詞奏請南巡朕以鉅典攸關特命廷臣集議今經大學士九卿等
援據經史且仰稽 聖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謨烈光昭允宜俯從
所請朕軫切民依省方問俗郊圻近省不憚躬勤鑾輅江左地廣

人稠素所廩念其官方戎政河務海防與凡閭閻疾苦無非事者
第程途稍遠十餘年來未遑舉行屢嘗敬讀 聖祖實錄備載前
後南巡恭侍 皇太后鑾輿羣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 天
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 聖母皇太后遊賞江南名
勝甲天下誠親掖 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良足以
娛暢 慈懷旣詢謀僉同應依議允從所請但朕將以明年秋幸
五臺經太原厯嵩洛趙魏回鑾已涉冬令南巡之舉當在辛未年
春正我 聖母六旬萬壽之年也將見巷舞衢歌歡騰獻祝稱朕
以天下養之至意上以廣承 歡之慶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
悅屆期諏吉以聞嚮導人員朕酌量先期簡派前往清蹕所至簡
約儀衛一切出自內府無煩有司供億至行營宿頓不過偶一經
臨卽暫停亦不踰旬日前歲山左過求華麗多耗物力朕甚弗取

曾經降旨申飭明歲晉豫等省以及江南俱不可做效至名山古蹟南省尤多亦止端除潔淨足備臨觀而已無事崇飾儻有頽圯隨宜補葺悉令動用官項但當據實不得任有司浮冒其民間張鐙結綵、聖祖嘗以爲戒載在方冊宜共恪遵其慎勿以華侈相尙所司通行曉諭其一切應行典禮著照所議行○召介錫周來京以徐以升爲貴州按察使○癸未諭前因朝審招冊內斬犯董朝佐等朦朧入於緩決實乃相蒙惡習不可不行釐正因命將各省秋審官犯入緩決者槩行查具清單奏聞請旨今據該部查出緩決人犯共十八案其中情節重大者不一而足可見向來辦理多屬蒙混夫緩決本章一省即可盈尺若通行詳閱竟日不能徧覽何暇復辦他事萬幾待理何以應之朕前命將官犯另爲一冊進呈既可詳覽且示分別實爲允協所奏清單內如貴州省斬犯

張通楊文富以千把汛弁當逆苗侵犯清溪棄城逃遁又阻還守
備吳傑應援之兵以致清溪失守旣已棄地奔竄又復阻兵債事
治以軍律更復何辭又如廣西省殺犯金榮於署理桂林府任內
因屬員楊維清冒銷城工得受賄銀五百餘兩朋比行私婪贓入
己又如斬犯馬宗李受賄誣良刑夾累斃草菅人命由於得贓此
而可宥何以懲貪此等槩入緩決實爲失刑其他如山東省之斬
犯沈應震誤決曹黑一案本係故入人罪但曹黑自知曾犯竊案
難免推求妄自招承以致斬決其中並無受屬受賄情節乃係錯
誤又如陝西省斬犯衛維康徐志芳等俱係軍需案內作爲侵蝕
著落賠補與實侵入己者尙屬有聞此等又可不必淹繫致其痠
斃總緣向來辦理秋朝審案每遇官犯輒事寬縱但於一次濶入
緩決卽爲成案斷不復改謂之老緩至辦理矜減如赦詔及一緩

可原五次緩決之類又斷不能邀恩年復一年不過令老死囹圄而已果爾則國法所行惟在閭里小民以及盜賊之輩而官犯僅止虛受罪名倖全首領是豈國家制刑之意哉但此等人犯經歷年久或曾經大赦未便復改爲情實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所查各案再行詳悉斟酌應可矜者卽入可矜應緩決者仍入緩決近年以來所定之案有應改爲情實者卽改爲情實其在乾隆八年以前者旣經漏網亦不加以顯戮著改發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充當苦差庶國憲明而官箴肅懸法示人不爲虛設而服官奉職皆知所戒懼矣○乙酉免岳鍾琪應賠銀七十五萬兩有奇○特授岳鍾琪子岳沔岳芳藍翎侍衛○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到藏以來留心訪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看來情性乖張屬下俱懷怨望且伊又有疑忌達賴喇嘛之心恐日久眾怨愈

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移取來藏協同辦事以分其權將達賴喇嘛自藏移至泰甯安駐等語此奏甚屬舛謬朕前降旨紀山特令其察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見朕諭旨時是否真切感畏伊之行止能效法伊父頗羅鼐否或應教導或應防範俱著留心體察並非卽有辦理之意紀山但當將此等情節據實奏聞至日後生事與否本難逆料况又欲將達賴喇嘛移至泰甯安駐此事尤不可行看來紀山見識甚謬伊係駐藏大臣凡事宜果斷其於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應教導者卽爲教導應防範者卽爲防範惟視事之輕重隨機辦理豈可顯露情形轉至啓土伯特疑心乎將此寄飭紀山知之又諭從前藏地常派大臣二員駐紮辦事後乃裁去一員朕思藏地關係甚要彼處應辦事件有二人相商較爲有益且換班先後更替有一舊人

尤覺妥當固原提督傅清從前曾經在藏彼處事體諒屬稔知著賞給都統銜前往與紀山公同辦事其欽差大臣關防著傅清收掌不必來京可卽由彼馳驛赴藏將此傳諭傅清知之○壬寅諭明後兩年國家大慶秋審一應情實人犯理應停止勾決但侵貪之犯非尋常命盜案件可比著各省督撫於所屬侵貪案犯限滿之日卽將已完未完實數聲明分別定擬另案具題不必坐俟壬申年秋審此朕因時懲貪之意此二年仍照舊例行○山西巡撫阿里衮奏明歲駕幸五臺請仍建行宮得旨朕實不解汝何意必欲爲此無益之舉若云出於誠心是愚也若不出於誠心是詐也二者無一而可另有旨諭從軍機處頒發諭朕明歲巡幸五臺先經該撫阿里衮奏稱修理各廟及建立行宮業令軍機大臣議覆將不必修建之處明晰行知今又據阿里衮奏稱自五臺至澤州

一路相近御道可供觀覽者如五臺之臺龍寺等一十三處沿途廟宇古蹟有獅梁等六處皆應粘補修整又請於臺懷鎮建立行宮而太原府城則以撫署爲行宮另行酌量蓋房數十間以爲棲止等語朕巡幸經臨不過暫時憩息卽偶爾駐蹕亦從無旬日淹留何必重勞民力前此因山東上年辦理太過屢經申飭雖在愚蒙當無不豁然矣且五臺乃 聖祖屢次臨幸之地臺懷並無行宮太原亦僅駐撫署初未別加崇飾回鑾後巡撫仍可居住不聞另建官衙此並非畿輔每歲經臨之地可比而廣爲營建煩費無益何爲者耶阿里衮始終未悉朕意殊屬迷謬已於摺內批示所請建立行宮俱不必行其各廟宇上次未經修理者槩不必修理至上年未經之沿途寺廟古蹟照軍機處所定略爲修葺不得尙華麗以滋糜費○以李敏第爲光祿寺卿調朱一輩爲山西布政

使恆文爲直隸布政使溫福爲貴州布政使以孫灝爲湖南布政

使

由光祿寺卿遷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調任山西以來雖舊時

懶見屬員故習稍加悛改而每事俱不如前蓋從前辦事卽未盡妥協而居心尙知感恩奮勉自伊兄訥親獲罪之後伊時時多懷疑慮其居心大非前比卽如保舉參將傅謙已屬非是更令其連夜馳赴來京是誠何意而又向傅謙言我之保舉不是看大學士公顏面夫保舉屬員豈有看人顏面之理乎亦豈口云不看顏面卽屬不看顏面乎總由其心意昏亂狼顧狐疑之所致耳且不思朕之加恩傅謙兄弟者乃因 皇后加恩並不因其爲大學士公傅恆之兄弟也卽大學士公傅恆之加恩亦由於 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朕爲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鑒而謂大臣能交結黨羽懷挾私嫌分別門戶是乃自干罪譴耳阿里衮如此私

心窺測必將無福承受恩典不可不亟圖改悔昨朕諭及阿里衮之不能理會朕意不知輕重實覺憤懣而大學士公傅恆因奏稱阿里衮受恩深重但識見甚短不宜巡撫或用爲將軍伊自當力圖報效而朕又不從其言蓋若調用阿里衮伊必疑爲朕聽信他人之言卽外人亦難免議論且山西本屬事簡之地阿里衮亦係就熟之人但藩臬藉以佐理而山西目今藩臬皆不甚滿意其材庸庸今已調朱一蜚爲布政使此人明敏歷練阿里衮果能推心置腹事事和衷晉省地樸民醇朕可信其必能就理此乃朕爲山西地方政務起見亦正爲與阿里衮選一得力之人相助儻更疑朱一蜚之調爲用以伺察阿里衮行事則益大謬阿里衮之行事朕何所不知尙待朱一蜚之查察乎阿里衮儻始終不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或且以朕不調伊之巡撫爲可倚恃心懷疑貳政致

闕茸則是不知朕保全造就之深恩實禽獸之不如其罪較伊兄
訥親更重則留任巡撫所謂塞翁失馬禍福正未定也著將此詳
悉開導令其豁然猛省頓改愚迷慎之勉之○甲辰諭朕今年辦
理情實句到案件於侵貪人犯及關繫軍務者皆按其本罪不少
假借較之前次句到則爲從重辦理然實有不得已之苦心蓋立
法而法不行則人心無由知儆向來侵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
正法不過虛擬罪名是以侵漁之案日積日多若不亟爲整頓則
營私蠶國之風由茲日長漸至釀成錮習朕之有此一番辦理者
皆前此之相蒙入於緩決有以致之也至軍旅之事賞罰務在必
行方足以肅紀綱而振士氣若使畏葸退縮之輩倖全首領則富
衝鋒冒險之時孰肯捐軀用命國家之優爵祿厚糧餉以養之於
平日者何用卽近年領兵大帥之敢於偷安愒事誤國負恩亦皆

因昇平日久軍律不嚴有以致之也朕以大公御天下事事求協於理之至當至用刑之際尤必再三詳審稍有情節必加研究原減卽如虧空案內之胡世仁因伊伯陣亡雖在情實亦卽按會典所載加恩免其正法袁士弼許應虎皆係統兵大員袁士弼乃朕上年令入情實之犯近日細閱招冊與違誤失律者有閒特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覆審已降旨改爲緩決至許應虎則加恩擢用發往軍前而恇怯無能圍困被辱畏賊如虎密請讓地此而不誅何以爲戒故凡不句者皆情之有可寬而所句者必法之無可赦不教而誅朕不爲也水懦而玩朕亦不爲也不然朕何愛於袁士弼而何惡於許應虎哉法不可弛因時立制並非有意從嚴誠不得已耳經此一番辦理所願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潔己勉爲良有司人人奮志忘身勉爲名將帥雖不敢高言刑措

而辟以止辟制治保邦之道不外乎此已另頒訓旨令文武衙門
存貯省覽特將辦理苦心諭令中外知之○諭朝審情實案犯周
學伋因聽王湛黃緣收受銀物向伊兄周學健請託律以枉法受
財定擬絞候固屬應得之罪但周學健不能屏絕苞苴其弟始敢
以營私干請若使冰兢自矢必且嚴爲拒絕痛加懲誡何敢聽從
保題致罹重譴是周學伋之干犯國憲皆周學健之箠益不飭有
以成之也九卿之擬入情實未免太過若以其爲周學健之弟遂
不敢不以情實定擬是乃先存意見豈爲平允朕明罰敕法一秉
大公權衡詳慎如許應虎等法無可貸明正典刑周學伋有一節
可寬卽免其句到今念周學健已抵於法周學伋尙可原宥不必
久繫圖罪著加恩從寬釋放○諭朕於侵貪各案諄諄垂戒前後
所降諭旨不啻三令五申此次句到辦理侵貪各案有督撫輕擬

經九卿改入情實者有九卿濶入緩決經朕指示情節改入情實者所有二年限滿之犯完數如例者業經分別原減其逾限未完營私入己確然有憑者予句正法誠以律不容弛法當共守與其失之寬而犯之者眾不如顯然示以無所假借俾知所戒而不至更蹈覆轍所全者實多也朕前降旨令刑部於秋朝審時將各省官犯彙爲一冊得以詳悉推勘以昭慎重之意此雖不僅指侵貪而官犯內惟侵貪者常多以理論之潔己奉公人臣之職分應爾倉庫錢糧莫非小民脂膏上以供軍國經費人君且不得私有而乃漫無顧忌如取如攜婪正供而入私橐是閭里之輸將徒爲若輩填豁壑也夫取非其有者謂之盜况取國家之所有乎貪人之財猶謂之盜而况其貪國家之財乎此其情尙有可恕乎乃向來錮習以爲甯盜毋貪此在爲上者愛民之深權其輕重謂與其厲

民毋鬻損上以是重言人臣之不可貪耳而豈忍以盜待臣子哉
爲臣子者又豈甘以盜自處哉人徒知漁利於民者貪也蠹蝕於
官者侵也援律傳罪輕重判然不知貪者固有害於下而侵者實
無所畏於上以無畏之心而濟之以無窮之慾則派累以肥橐者
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贓者有之朝廷之府庫
且所不顧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此侵則必貪勢使然
也此等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既
已劣蹟敗露尙可因循姑息繫之囹圄獲全首領下愚不肖之輩
其何所儆惕而絕其行險徼倖之心又安知其不轉以身被刑辟
之虛名而子孫享富厚之實惠且自謂得計耶是斧鑕一日未加
則侵貪一日不止惟一犯侵貪卽入情實且卽予勾決人人共知
法在必行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保則饕餮之私必能自禁

何至甘心扞網冒法此狂瀾之必不可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
救旋轉之機端在於此用是再頒諭旨詳悉開導俾共知潔己奉
公之大義懍服官典守之大防杜絕侵漁終遠刑辟爲良有司國
家實嘉賴焉如其不知畏慎不知悔改則三尺具在斷在必行前
鑒昭然慎勿視爲具文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內外文職衙門入
於交盤冊內永遠傳示各宜懍遵○諭國家設立營伍領以將弁
所以禁暴止奸折衝禦侮責綦重也兵法失律有誅書稱不用命
戮於社立法之嚴如此近來法司衙門於官犯相蒙多入緩決因
而武弁亦邀寬典大非立法之本意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
百年不用必當申明紀律信賞必罰方足以振憲綱而作士氣誠
使爲將弁者在平時則勤訓練嚴拔補謹巡防以固疆圉設有緩
急統帥則詳審機宜熟籌勝算其偏裨士卒則奮勇爭先摧鋒陷

陣不避矢石效臂指之使自能克敵制勝若平時不能拊循士卒或因循而流於廢弛或苛急而激爲忿怨偶遇小醜竊發則號令不明指揮不定畏葸退縮縱寇老師或臨陣之時望風委靡甚至欺蔽容隱負恩債事國家所倚爲干城腹心者何在此而不誅何以示懲乃使久繫圜牆累歲經年虛擬罪名獲全首領是飢法也後之任事者何由知戒朕以仁治天下慎重民命罔敢弗欽而天討所在朕弗敢赦如訥親張廣泗之誤國負恩屢頒諭旨已立正典刑慶復之欺蒙縱寇亦已賜令自盡而詳閱秋朝審冊內除李質粹宋宗璋尙須待質袁士弼情非退縮應改緩決此外如許應虎之失誤軍機臨陣退縮都司沈瑞龍之私回任所託病偷安胡璘劉鍾之恇怯退避離汛失守又如張通楊文富之棄地不守阻同援師皆法之斷不容貸而情之毫無可原者卽其中有先經緩

決之犯皆令改擬予句正法以爲炯戒凡在披堅執銳之徒當思
臨陣爭先赴蹈危險死於鋒鏑或不免而國家加恩贈卹廕及
子孫如其退縮偷安挫衄失事縱一時苟免終於身伏斧鑕等死
耳死敵者榮死法者辱雖至愚亦當審擇而知所處矣若專事姑
息積玩成疲於軍務殊有關繫訥親張廣泗慶復之敢於貽誤未
必非向來失律倖免人心無所震悚有以啓之也今於句到後特
頒此諭詳悉開導令武臣咸知僨事者必無軼罰罹罪者斷難倖
生與其伏法於誤事之後不如捐軀於臨事之時大義昭然將必
致身效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不致苟且偷生蹈於顯戮正辟以
止辟之義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內外武職衙門入於交盤冊內
永遠傳示各宜懍遵○賞孫嘉淦左副都御史銜在上書房行走
十一月丁未禮部侍郎齊召南以病乞休允之○己酉諭聖賢之

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其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以詩賦頗致力於詞章而求其沈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訓之闕奧者不少槩見豈篤志正學者鮮與抑有其人而未之聞與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爲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啓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爲鉅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獺祭爲工剪綵爲麗者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以及諸生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勿濫稱朕意焉○辛亥以劉綸爲禮部右侍郎○壬

予諭前因郡守縣令當久於其任而督撫題調題升徒開競進之門能員惟事逢迎上司希心速化於吏治無補經朕降旨命大學士九卿詳議定以歷俸三年始准調繁宜其吏習民安舉得從容展布以收績效矣乃近來凡遇衝繁疲難四項相兼之缺該督撫往往以格於成例調補無人爲說而言官條奏亦謂俸滿者才非幹練幹練者歷俸未久不得已題請在部揀發需延時日揀發之員亦非駕輕就熟難於勝任仍請不拘三年俸滿之例則原議所稱限年准調者又扞格而難行將見久任之效未著而要地之缺易懸豈爲官擇人之道耶且必謂四項相兼者方准越例調補是又拘泥成例所謂月攘一雞之說耳若灼見其必不可行亦不必憚於更易但前此定議亦因聽採輿論廣爲諮詢眾謀僉同用著爲例若謂不可不與時變通亦當付之公議歐堪善摺已交九卿

議今彭家屏又以無可調人員請揀發候補知縣矣此事著大學士九卿一併詳悉妥議具奏一面行文直省各督撫令其各就地方情形如何方於吏治實有裨益之處切實定議奏聞尋議各省州縣三年准調五年准升之例應照舊辦理至員缺果係緊要非幹員不能勝任而年例不符者准該督撫將實在相需之處詳悉聲明專摺奏聞除奉特旨准行外如交部議俟奉旨後吏部查該員委無別項不合例事故請旨准行升署人員仍照久任之例接算前後俸次扣足五年實授至各省情形不同其如何實有裨益之處應令該督撫切實定議從之○乙卯飭大臣等齋期於本衙門齋宿內大臣等紫禁城內齋宿○戊午吏部議奉天府府尹蘇昌奏開原縣知縣蘇爲正請終養一疏得旨向例官員以親老改補近地者仍令坐補原缺所以杜規避也而告請終養之員未有

坐補原缺之例夫父母年逾耄耋許令侍養乃國家錫類之令典然親年子所素知何必俟歷任後方行請告安知其非因見缺平常將來即可銓補他缺藉以自便其私是特爲巧於規避者開捷徑矣蘇爲正到任甫及二年卽請終養顯有規避情弊此本所奏不准行著再留任三年以示懲戒嗣後官員親老與終養之例相符者於未得缺前許其呈請已經銓選抵任者將來亦坐補原缺著爲例○庚申諭戶部所奏各關徵收贏餘銀兩比較上屆短少者按分數加以處分一摺所見雖是但贏餘究在正額之內非額外別徵贏餘緣照額徵收儘收儘解其溢於成額者卽謂之贏餘是名雖贏餘實課帑也亦卽正供也豈有居官食俸受國家參養之恩至侵虧課帑而可置之不問之理然該部定議亦有未協之處如議而行則好論之徒必將謂計臣習於言利故不得不爲詳

悉開示當康熙年間關差各有專員恣意侵蝕不但無贏餘並不敷正額然至任滿之時未嘗不量其所入派工派差無得飽其私囊者而當時風氣俱視缺額爲分所當然是以有雍正年間一番清理凡官侵吏蝕僕役中飽舉燭照而數計焉於是各關之以贏餘報者相屬而缺額者從未之聞矣可見歲額本數贏餘本有向之有缺無贏其弊自在漏卮耳自朕御極而中外人心舉知政尚寬大希圖欺隱時則贏餘歲減一歲又將漸開虧損正額之端用是曾降諭旨所有較前減少之員交部嚴行察議令其稍知法紀而朕意又恐查覈過嚴則各關自顧考成必求溢羨或致藉端橫索因令數目相倣者該部卽行覈題如其大相懸殊令各該督撫就地方實在情形據實聲覆非不知督撫查覈不過據監督之所申報代爲奏聞並無另行查辦之處自以贏餘非庫帑可比論潔

己奉公之道固不當染指但尙與侵盜錢糧有閒故爲伊等稍留餘地開一解免之門亦可知朕意之所在矣迄今年復一年較前有減無增部臣以督撫覈題雖稱並無侵隱亦緣該員辦理不善請比較上屆短少至一分以上者各按數定以處分此雖爲慎司國計起見然所稱與上屆比較不無流弊有如甲贏一萬則下屆之乙必思贏及萬有五千再下屆之丙又將增加二萬至丁而三萬似此相競不已又將無所底止必致病商斂怨非理財之正道也夫贏餘無額不妨權爲之額朕意當一以雍正十三年徵收贏餘數目爲定其時正諸弊肅清之時而亦豐約適中之會也乾隆元年以後則諸臣幸朕初政之寬而漸起弊端之時也槩不可準自雍正十三年而上下二三十年之中歲時之殷歉相若也賈船之往來相若也民風之奢儉相若也則司權之徵收又何至大相

懸殊哉嗣後正額有缺者仍照定例處分其各關贏餘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該部按所定分數議處永著爲例既可杜徵多報少侵肥己橐之漸亦不至長競勝增加之端庶爲得中如此而仍有以言利興營者是爲罔知大計而直欲飽其慾壑者耳其詳諭中外知之○辛酉諭凡日月交食授時者原可推算而得而春秋之例又紀日而不紀月朕惟懸象著明人所共仰雖爲晷運之常有自不若光朗之恆度無事於諱不可不謹故崇社奏鼓自古重之舊制交食分秒時刻頒行各省不及一分者不行救護後定爲三分以上方行救護又經禮部奏定不見食省分並不及三分者俱不行知夫不先期行知則二三分者原可見食將致反生疑駭不以爲靈臺失占卽謂有司怠事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嗣後仍循曩制一分以上者卽令救護前期五月具題請旨無論見食不

見食省分俱頒行其不見食省分不必救護○壬戌以陳世烈爲

內閣學士

由大理寺少卿遷

○癸亥諭大學士張廷玉年躋大耋前經加

恩令五日一朝協辦大學士陳大受見在尙須調理內閣漢太學

士惟史貽直一人需員協辦著尙書汪由敦暫在內閣署理○乙

丑諭滿洲蒙古官員外任丁憂回京百日後著在該旗及各衙門

行走○戊辰諭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

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可從容襄贊

番番黃髮領袖班行當以匪躬之節爲羣臣先詎可忽然動林泉

之興是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弗復

以此爲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

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非曩比召見之頃細加

體察良用惻然朕思鞠躬盡瘁固臣子致身之誼而引年尙齒亦

聖人安老之仁在爲臣者豫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則將匪國是恤
惟身是圖始而營心干進則策勵奉公迨志願滿而榮寵備則乞
身强健樂志林泉舉若是其工於自謀國家將何賴焉此在三之
義矢以畢生分固然也然自爲君者視之則壯用其力老恤其勞
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斯爲各盡其道朕之前旨乃謂人臣不當存
此心大學士尤不當存此心初非欲著爲成例卽至年邁力衰不
能任職必不令其歸榮故里也昨召對尙書梁詩正偶論及此事
梁詩正奏云故鄉爲祖先墳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戀彌篤此
言雖屬宛轉亦於情理未協蓋離鄉遠宦者早已不能歲時瞻塋
豈待遲暮方知設當榮寵少壯或五六十時溘先朝露又將奈何
梁詩正亦無辭以對第朕旣體察及此安能無動於懷惟是大學
士在 皇祖時直內廷陟卿貳 皇考優加柄用榮冠臣僚朕在

書齋卽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尙欲久陳
几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然親見其老態日增強留轉似不
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旣而念大學
士養疴暫告已屢賜醫存問令軍機大臣等同往省視傳朕諭旨
大學士感激涕零謂受恩至深無可圖報何敢以孱軀動履日煩
軫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陳仰蒙體恤垂詢實出望外請得暫辭闕
廷於後年江甯迎駕大學士旣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遂其初願
示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職任官
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屆期朕當另頒恩諭
南巡時卽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
鳩入覲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歟○辛未諭王會汾不勝侍郎之任
著降補大理寺少卿原任吏部侍郎田懋前因年少輕浮令其解

任同籍讀書改過今經數載聞伊在家甚屬安靜著仍以吏部侍郎補用○甲戌諭吏禮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議有養廉銀兩視各部較爲清苦朕思吏部領袖六曹禮部寅清奉職雖司分不若戶刑等部之繁而體統所在均宜令其俯仰寬裕著加恩於三庫飯銀贏餘數內各賞給銀一萬兩分贍養廉以示優加體恤之意○諭大學士休致員缺吏部於一月後具題請旨應否開列此成例也今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雖經予告尙在京師若卽照例請旨開列朕心有所不忍且閣務辦理有人著俟大學士登舟南還以後再行請旨其翰林院掌院學士係見需辦事之缺著尙書梁詩正兼管

十二月丙子諭給事中葛峻起奏請申嚴私放官債之弊一摺欲使月選各官知所顧惜而射利之徒不得居奇巧取意非不善而

未得善爲辦理之道蓋折扣重利之債本非人所樂從特迫於程
限資斧維艱宿逋負累不能不出於稱貸卽重利有所不顧耳若
如該給事中所奏定以治罪之條處分之例勢必稱貸無門於人
事多所未便更或私相授受居奇者益逞其挾制之術轉致陽奉
陰違有名無實又孰從而禁之朕思外任官各有養廉本該員應
得之項但例應到任後起支今若於引見得缺之後准其於戶部
具呈豫支酌量道路之遠近以定多寡知照該上司於該員到任
後扣除歸款不願者聽一轉移間將折扣重利之弊可不禁自止
此雖細故而曲體人情實乃加恩格外如此而尙有簠簋不飭侵
帑剝民罔恤官箴者繩以重辟其又奚辭其如何分別省分著爲
定數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至所奏嚴禁聽信長隨之弊仍屬空
言其何以責成各督撫禁止之處亦著九卿一併議奏尋議雲南

道府酌借銀一千兩州縣六百兩同知通判四百兩州同州判二百兩在部領憑之佐雜等官六十兩貴州道府九百兩州縣五百兩同知通判三百五十兩州同州判一百五十兩佐雜等官五十兩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甘肅湖南道府八百兩州縣四百兩同知通判二百兩州同州判一百二十兩佐雜等官四十兩江西浙江湖北江蘇安徽陝西道府七百兩州縣三百兩同知通判二百五十兩州同州判一百兩佐雜等官四十兩奉天河南山東山西道府五百兩州縣二百兩同知通判一百五十兩州同州判八十兩佐雜等官四十兩直隸道府三百兩州縣一百五十兩同知通判一百兩州同州判六十兩佐雜等官三十兩均俟引見得缺後吏部知照戶部有情願借支者卽持憑赴部具呈取具連名互結札庫照發不願者聽知照該督撫到任後於應得養廉限一年內分

作四季扣完至雲貴離京最遠所借養廉較多奉天向因額徵耗羨無幾原定養廉較少准一年半內扣完並令該督撫將所扣銀於歲底彙解部庫至揀發道府以下試用人員請按分發省分照實授官減半酌給委署有缺時坐扣如有升遷調任丁憂者卽容行新任調任扣抵其赴京起復候補有續借銀亦於新任內接扣參革告病等官於本員名下勒追在途病故及到任後尙未扣清而病故者於通省道府以下例應借支養廉等官攤扣至所奏嚴禁聽信長隨之弊久有例禁請嗣後令督撫轉飭各該上司按季查覈如奉行不力將該上司照失察例議處督撫照不行詳查例察議從之○丁丑諭朕御極之初曾令查辦廢員許於都察院具呈覈明情由彙奏帶領引見至乾隆元年一年之間已及二十餘人嗣因紛紛呈辨希圖起用經大學士徐本奏請停止朕思廢員

內不無才堪驅策之員十餘年來未經查辦若槩令赴都察院具呈未免人懷僥倖轉啓競進之端應將因公呈誤內外滿漢人員除已經送部引見照部議降革者無庸查辦外其照例降革未經引見者吏兵二部查明情節奏聞請旨朕另派王大臣察覈驗看分別帶領引見其降調人員未經得缺守候年久不得及時效力者亦著一體查辦○庚辰以趙宏恩爲京口將軍劉統勳爲工部尚書由左都御史遷○辛巳諭德齡不勝吏部侍郎之任著以內閣學士用其吏部侍郎員缺著同甯補授仍兼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彭維新補授戶部侍郎德爾敏見在辦理工程不能到部著以侍郎銜專辦工程俟將來酌量以侍郎另用其員缺著伍齡安調補仍兼管太常寺事所遺禮部侍郎員缺著嵩壽補授其內閣學士員缺著德齡補授戶部侍郎呂熾見以

侍郎提督學政俟伊學差任滿酌量以侍郎另用其員缺著嵇璜
調補所遺工部侍郎員缺著劉綸調補仍兼理兵部侍郎事其禮
部侍郎員缺著張泰開補授○癸未諭朕因大學士勤宣伯張廷
玉年躋大耋步履維艱特降溫旨許其原官致仕以全晚福今日
大學士特請面見奏稱前蒙 世宗憲皇帝逾格隆恩遺命配享
太廟而上年諭旨中有從祀元臣不應歸田終老之語恐至身
後不獲蒙配享大典免冠鳴咽請一辭以爲券朕爲惻然大學士
奏稱外閒亦有如此議論者不知朕前降旨原因大學士受恩至
深故舉其最重者以明無可去之義俾其安心奉職且以示受殊
恩者不可存爲己娛老之義耳今朕酌其年力實衰優加體恤令
其引年恩禮備至豈有千秋俎豆 廟廷至大之典轉不令大學
士受此殊榮耶且配享乃恭奉 皇考遺命綸綍所宣久已布告

中外大學士非有大罪朕何忍違設謂致仕大臣於禮不可配享則朕何難留之京邸不令南還耶况漢大臣中有此特邀異數之一人亦可風示百寮成熙朝盛事而外閒倡此浮言鰥鰥竊議是
不知朕眷舊之深仁且不知國家待老臣之厚誼矣爲此特頒諭旨令共知之並成詩一章以示朕意以安大學士之心也○調介
福爲吏部左侍郎以納穆扎爾爲戶部左侍郎由副都統遷○甲申禮
部議覆御史儲麟趾奏稱唐虞五臣均宜崇祀詳考壇廟配位
五臣止有其四而獨遺契請於國子監彝倫堂左近建祠專祀春
秋遣官分獻並令直省郡州縣學畫一遵行等語查自隋至明歷
代帝王多祭於肇迹之地各以功臣爲配契實配食堯廟原未建
立專祠又祭法曰殷人祖契而宗湯是契於殷時久正始祖之位
今會典內開山西蒲州榮河縣見有成湯陵廟每歲有司肅事無

缺臣等酌議請飭下山西巡撫就榮河縣成湯廟後別建後殿供奉有商始祖唐司徒神牌每歲春秋分獻或舊有寢室卽令新飾毋庸重建從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知伊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與伊素不相合阿里克喇嘛寺中誦巴果彌奈乃伊所補放珠爾默特策布登欲加殘害並搶奪買賣人貨物用兵把守通藏要路聲言欲來西藏果彌奈遣人閒道告急稟知達賴喇嘛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一面調兵防護果彌奈一面奏聞請旨等語已降旨紀山令其傳諭珠爾默特策布登果有委曲何不親自來藏告知駐藏大臣代奏自必特遣大臣爲爾兄弟分割曲直何得擅動兵戈干犯法紀令紀山遣章京親往阿里克面見珠爾默特策布登察其虛實且看此後動靜若何再爲籌辦朕看珠爾默特策布登向日並無蠢動端倪而珠爾默

特那木扎勒爲人暴戾全不似伊父頗稱簡之恭順安靜安知不因其素與伊兄不睦思欲構釁以陷害其兄捏造果弼柰告詞以聳動紀山及達賴喇嘛紀山等亦孰從而辨之今已傳諭傳清紀山令其鎮靜勿爲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愚但釁端旣開終恐未能安戢應將見在情形傳諭策楞岳鍾琪令其知悉或應密爲籌畫調度以備緩急前此岳鍾琪在京時曾經面諭本欲令其以熬茶赴藏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爲人後經中止今旣有此一番舉動且待得其實在情形如果珠爾默特策布登有不靖之意造作兵端其眾寡不敵勢必爲伊弟所戕其事易辦可無煩內地徵發若伊兄聞旨卽來藏則原係恭順之人並無犯逆王章之事而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誣捏矣則亦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速厥辜或督或提前至藏地數其罪而易置之於理亦順但此意當

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卽欲如此辦理屆期亦必另有諭旨此時雖駐藏之傅清紀山俱未令聞知恐爲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窺探故也該督該提當具知此旨以爲豫備之地旨到卽率二三千之兵而行卽可矣總當慎密不可稍有張皇致兵丁等知悉川藏接壤聲息相通毋致傳聞疑駭激成事端策楞岳鍾琪善體之再見據紀山奏如有事端卽將達賴喇嘛送至江達等語雖亦先時豫籌之意但既有此奏策楞等亦宜留心籌酌將來設或有事其如何接應經理之處豫爲準備方不致臨時倉卒紀山奏摺著鈔錄寄與閱看尋策楞岳鍾琪奏珠爾默特策布登所居阿里克地方離藏數千里聲息俱係由藏傳達是否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捏造誠如諭旨孰從而辨之今已蒙降旨令臣紀山遣員前往面見珠爾默特策布登察其虛實眞僞自可立見臣等惟有密爲

豫備候旨一到或臣策楞或臣岳鍾琪即可領兵前往料理必不敢稍有張皇洩漏再見奉諭旨達賴喇嘛送至江達如何接應經理臣等查江達離藏止四五日程若僅護送至此則藏內必無甚大事不過暫避儻欲送至設般多離藏甚遙自必事端已成臣岳鍾琪深悉該地一帶情形設般多地甚窄狹兵無駐營之所難以防範查察木多與設般多相去不遠爲藏內外適中之地見有臺站兵且形勢兩江夾抱易於堵禦防守設有其事臣岳鍾琪卽當於豫備兵內帶領一千五百名親往接應護送至察木多居住再看藏內緩急相機酌辦報聞敕諭珠爾默特策布登曰爾父子受朕恩深重爾所素知今無故發兵征取果爾奈是出何意若果如此是爾旣負朕恩又玷辱爾父朕聞爾兄弟稍有不睦但爾於兄弟之間素敦和好爾父王爵尙肯讓爾弟承襲今乃轉欲搆兵取

罪乎如果兄弟間有不和之處宜親身赴藏以實情告知辦事大臣與達賴喇嘛今計不出此擅自發兵殊屬糊塗朕此旨一到爾卽欽遵親赴藏地在辦事大臣達賴喇嘛前聲明其故俟伊等奏到朕自另簡大臣將爾兄弟之事分割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有欲奏之言亦卽具奏朕自有措置所有諭爾弟敕旨一併鈔寄知之又敕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曰爾父頗羅鼐在時誠心爲國故朕疊次加恩由台吉封郡王深加信用又准其所請將王爵令爾襲封辦理藏地事務今爾兄弟間自生猜嫌爾兄發兵征取果弼柰等朕已降旨詰問其起兵之由爾可卽派土伯特賢員隨同紀山處派出傳旨之章京前往爾兄如卽遵朕諭來藏朕遣大臣將爾兄弟不睦情由分割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兄有難以來藏之處亦卽令其將實情具呈入奏朕覽其呈詞另爲裁斷若抗

旨不來藏地又不具呈詞是顯有異心爾卽發兵酌量辦理爾惟當感戴朕恩用心保守地方斷不可滋事若因兄弟稍有不和卽借端生事是將爾父一生忠誠奮勉之處俱湮沒矣爾可度量事理輕重而行所有諭爾兄敕旨一併鈔寄知之○丙戌四川總督策楞奏奉到廷寄以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張當存有備無患之意查該郡王虐使其下且與達賴喇嘛不和紀山到彼直至一月後始出見頗有輕忽之意臣以川省與西藏表裏此事殊有關繫當卽專差密諭駐藏糧務通判令將一切情形隨時據實密稟今據稟稱該郡王於九月初五日自甘旦寺回藏接見紀山因與伊父頗羅鼐爲同輩跪地請安呼之爲叔初七日係頗羅鼐週年服滿紀山備席致送便中規勸應與達賴喇嘛和睦隨同說遵從教訓後該郡王設席延紀山並文武各員於柳林射

箭紀山於席間規勸不但應與達賴喇嘛和睦卽與伊妹及妹夫亦當釋怨嗣該郡王送紀山古佛一尊馬一匹捨喇嘛十餘張銀一千兩紀山收物卻銀該郡王又親送求收紀山與眾商酌若再不收恐其生疑因暫收存俟回京時給還等語是紀山似尙能籠絡駕馭其應如何防範俟都統傅清提督岳鍾琪抵川臣等密行會商另摺奏聞得旨紀山想爲其所愚而並非能駕馭彼也西藏之事正費籌量近又有旨諭卿矣可密爲豫辦而不露方安至探聽彼中聲息當慎之又慎莫因探聽而反露形迹以啓彼疑也○丁亥諭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摺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等傳寫諭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卽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洩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

昨日不來此不待問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廟乃張廷玉畢世之恩豈尋常錫賚加一官晉一秩可比不特張廷玉歿身銜感其子孫皆當世世銜感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應匍匐申謝乃陳情則能奏請面見而謝恩則竟不親赴闕廷視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應得有此理乎朕昨賦詩命翰林和韻獻諛者或擬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尙可也伊周則不可也朕詩自有分寸謂兩朝綸閣謹無過不爲溢美之辭亦尙其實長也而稱心滿意則並其夙所具之謹且忘之而不謹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廟者劉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會有此例故事在可許伊試自思果能仰企劉基乎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展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則求歸自逸既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意謂朕言旣出自無反汗

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再無可覲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恕然
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
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
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
朕又何爲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羣臣乎試問其
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昨朕命寫諭旨時
惟大學士傅恆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
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於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
可追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爲之私情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
其情形顯然朕爲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
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
此可姑容乎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朕昨令寫諭旨意尙遲回不

欲遽發及觀張廷玉今日之來且來較向日獨早謂非先得信息其將誰欺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等質訊未有不明者但朕既已曲成其終張廷玉縱忍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然軍機重地而顧師生而不顧公義身爲大臣豈應出此汪由敦著革去暫署協辦內閣事務並尙書仍在尙書任贖罪以觀其後效力如何陳大受見在患病不能供職梁詩正著協辦大學士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僞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雖欲曲爲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此爲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用是明頒諭旨令中外知之○戊子諭張廷玉明白回奏摺內稱十三日竇因心恐謝恩

稽遲急欲趨闕泥首是以向早入朝並未先得信息等語張廷玉之早來必因先得信息伊向來謝恩不一而足並未早來何以是日之來獨早若謂並未得信而次日早來即可掩先日不來之過此所見與兒童何異豈久經事理之老大臣而宜出此如果因風寒嚴勁步履不前則次日何常不寒且何難於謝恩摺內聲明或張若澄遞摺時向奏事人口奏乃並不及此其回奏摺內於先得信息之處亦不承認是日承旨係傳恆汪由敦二人以二人並論則非汪由敦而誰卽萬有一分非汪由敦送信亦必司員中書等有人送信張廷玉在軍機處年久伊等皆其屬員此尙情理所有之事若降旨革職嚴訊未有不水落石出者但朕自卽位以來卽假借包容張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興大獄然若迫於不得不辦則朕非可蒙混了事者且張廷玉摺內於汪由敦不涉一字明

係避重就輕朕加恩於張廷玉至深至厚卽近日之恩諭稱疊本欲保全終始甯於將去之時而顯暴其罪不爲包容但實有不得不然者蓋張廷玉與史貽直素不相合史貽直久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太廟在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彼時朕卽不聽其言也張廷玉奏請面見時稱外人亦有議其將來不得配享者朕問爲誰卽明指史貽直而言及問以大學士員缺卽奏稱汪由敦見在暫署將來卽可辦理其意謂在朝與史貽直夙有嫌隙今經休致則史貽直獨在閣中恐於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門生則身雖去而與在朝無異此等伎倆可施之朕前乎試思大學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黨樹私乎史貽直卽與張廷玉不協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傾陷若因張廷玉旣去卽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今日特令伊

同軍機大臣面見朕明切訓誨或卽伊將來可以承受恩典之地也大臣等分門別戶衣鉢相傳此豈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綱坐攬朕臨御至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卽月選一縣令未有不詳加甄別者甯有大學士一官而不慎重詳審聽其援置私人乎其薦汪由敦非以愛之而實害之也是以昨旨中將汪由敦革去暫署協辦內閣並尙書令在尙書任贖罪張廷玉今日回奏並不涉汪由敦一字豈伊保奏汪由敦而卽忘之乎張廷玉旣以衰老致仕朕何難曲示包容而正不然伊等有此隱伏情形若不明白宣示則伊等不知朕保全之深恩而直謂朕墮諸臣術中而不覺傳之史冊知者謂朕委曲包涵不知者謂朕爲何如主朕甘受此耶卽有議其刻覈亦所不避用頒諭旨令中外知之仍令張廷玉一一明白回奏○裁直隸河標營弁兵分

隸各鎮協○庚寅御史薛澂參奏大學士張廷玉詐僞負恩得旨
朕既有旨交大學士九卿議奏自有公論似此下石之談誰則不
能著發還○御史馮元欽奏軍機房請改名樞密院蒙簡用者卽
以原銜掌理院事得旨本朝內外官職俱已大備載在會典 皇
考時設立軍機房不過以爲承旨辦理機務之地並非獨重其權
顯爲官職也今朕因之亦云繼而不忘之義耳馮元欽所奏未識
體要其還之○辛卯諭大學士九卿議保舉經學人員如何分別
考試以覘實學請敕下禮部定議之處所議尙未周協若交禮部
定議則必指定如何出題考試人人皆得豫爲揣摩轉啓弊竇且
仍不出舉場應考習套何能覘其實學此番大學士九卿所舉爲
數亦覺過多果有如許淹通經學之士一時應選則亦無煩特詔
旁求矣各省督撫所舉尙未奏到應俟到齊之日合內外所舉人

員大學士九卿再行公同覈定無採虛名以昭慎重覈定請旨調
取來京引見朕親加臨試庶得實學宿儒光茲盛典○諭大學士
九卿所議張廷玉除不淮配享外應革去大學士職銜並伯爵不
准回籍留京待罪等語固屬公論僉同然未喻朕始終加恩之意
所議猶有未協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而尤在於面
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於天地鬼
神也然朕念張廷玉爲耆舊大臣蒙 皇考隆恩異數優渥逾涯
自朕臨御以來加意矜全曲爲體恤卽今此許令原官致仕許令
配享 廟廷前後所降諭旨及御製詩篇其眷待之優崇中外大
臣具所備悉本欲保其晚節以成全美今乃甘自暴棄實非思慮
所及料設令朕意稍有勉強則進退予奪惟朕所命何難不許其
予告其面請配享亦何難卻之不從且又何能逆料其不親來謝

恩而故加此種種格外之恩以爲陷於有罪之地耶乃謝恩不來
次日又來俱令人不解是豈非其得罪於天地鬼神有莫之爲而
爲者使之自爲敗露以爲在朝大小臣工之戒耶夫配享乃皇
考遣詔朕何忍違觀其汲汲面請惟恐不得之意直由信朕不及
故耳張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
能信忍爲要挾之求觀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者
耶且配享大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得所當得則爲歿世之榮苟
其過分叨恩徒足供人指摘何榮之有試思太廟配享皆佐命
元勳張廷玉有何功績勲猷而與之比肩乎鄂爾泰尙有經度苗
疆成績而張廷玉所長不過勤慎自將傳寫諭旨朕詩所謂兩朝
綸閣謹無過耳而覲然濫膺俎豆設令冥冥有知當踧踖惶悚而
不能一日安矣此在朕平心論之張廷玉實不當配享其配享實

爲過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請有是理乎及其老也戒之
在得豈有展轉思維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
身後不亦昧於大義矣乎但如大學士九卿所議不准配享革去
大學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不知者將謂朕初不許其歸里侑
廟而謬加之恩終抵之罪矣朕不云乎張廷玉忍於負朕朕不忍
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係優老特恩明綸甫降朕不食
言其大學士由 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載朕亦不忍加之削
奪配享恭奉 皇考遺詔朕不忍罷斥至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
彼既不知朕而朕仍令帶歸田里且將來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
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
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配享 太廟夫以年老予告之大臣志滿意
得自恃其必不加罪遂至求所不當求而忽其所不可忽必致入

於罪戾而後已神明之昭鑒可畏如此大小臣工其可不以此爲戒乎至所議汪由敦革任之處朕前旨已令在尙書任贖罪張廷玉之舉薦亦不因伊求請而得其將來瞻顧師生之伎倆一舉一動莫能逃朕洞鑒伊後此之能承受恩典與不能承受無不自己求之且觀其效力如何著仍照前旨革職留住○諭三和自補授工部尙書以來事事周章不能妥協朕今日御門聽政伊又遲誤不到乃器小易盈不足勝任著以工部侍郎用眾佛保不識漢字不必管理部務其員缺卽著三和補授工部尙書員缺著哈達哈調補兵部尙書員缺著舒赫德調補舒赫德管理兵部兼管步軍統領職掌旣繁不必在軍機處行走戶部尙書員缺著海望調補不必兼管太常寺事木和林補授禮部尙書其禮部侍郎員缺著馬靈阿署理兵部侍郎員缺著觀保補授兆惠未回京之前仍著

暫署刑部侍郎○禁各省督撫餽送欽差○以新柱爲吉林將軍

永興爲湖廣總督由吉林將軍遷○王辰五朝本紀成○乙未召衛哲

治來京調圖爾炳阿爲安徽巡撫岳濬爲雲南巡撫以蘇昌爲廣

東巡撫由奉天府尹遷○丁酉調辰垣爲四川布政使永甯爲江蘇布

政使以陶士儁爲福建布政使調顧濟美爲福建按察使以楊應

琚爲甘肅按察使由陝西西甯道遷○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傅清往

駐西藏已將紀山奏摺並所降諭旨通行鈔寄令其閱看具可得

其大槩今又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兄前來搶

馬因調旁近兵丁堵禦且有夏秋閒令其與師問罪之語朕初閱

紀山奏摺卽疑爲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捏造疊端因以誣陷快其

夙嫌卽此番紀山所奏皆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屬人等告

知之事虛實殊不可信紀山孤立藏地左右前後皆珠爾默特那

木扎勒之人何從得一真消息觀其所奏雖有令伊兄弟和好之語而皆偏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紀山之膽怯氣餒爲所挾制已屬顯然不知紀山何以畏憚若此伊初至藏卽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相對盟誓甚至具摺請安奏事皆與一同列名此皆大失體制傳清到彼應以己意當循照舊例不與一同列名以大意曉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並密行傳諭紀山令自知其錯謬若此旨到遲而傳清業已到藏又隨同紀山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列名奏事請安一二次則此事不必提起以致生彼之疑矣自朕觀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暴戾不馴狡詐叵測留之終必爲患本欲遣策楞岳鍾琪酌派滿漢官兵一二千名明告以伊兄攘奪稱戈恐於彼不利特令派兵相助俟策楞等至藏卽可乘其不備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正法再行出示曉諭以出於該督等便宜行事安眾

人之心眾人素怨其酷虐自必帖然更召珠爾默特策布登曉以大義令襲伊父頗羅鼐貝勒職銜統轄舊部不使管理嘎隴事務似可爲分彼重權久遠甯謐之計但念川省兵戈甫息更事徵調未免騷動督提俱往人心更覺張皇又不知果否能如此辦理儻有差失則所傷實多是以遲遲未定又欲於來年萬壽遣章嘉呼圖克圖赴藏熬茶或督或提遣兵護送或另遣大臣前往於熬茶之便隨宜相度卽行剪除使迅雷不及掩耳亦未知可否如此辦理於事勢能與不能辦理後人心是否允服總不能得彼中實在情形所籌畫皆不過泛論未得確然定見傳清久駐其地向所熟悉見在到彼尤可得其實情著一一籌酌詳悉奏聞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過一强悍無知不足爲慮卽自戕其兄兼有兄眾亦不能將來爲害地方或實係其兄不法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乃

爲國家出力之人則是朕與諸大臣在此遙度未免視彼太優以致過生疑慮竟可付之不問種種情節務一一詳悉備細奏聞應如何辦理將來即可斟酌密辦但須密之又密往來章奏俱由摺匣封遞紀山摺並諭策楞等諭旨一併鈔寄閱看○辛丑調台柱爲江蘇按察使以和其衷爲安徽按察使由江蘇鹽法道遷○壬寅命工部侍郎拉布敦代紀山駐藏○是歲朝鮮暹羅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七斗一升七合九勺